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沿着红色足迹前行

# 碧血丹心，邹鲁大地不朽的忠骨丰碑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张勇

地，托人买了1把大刀、1支长枪，彭建华爱不释手，勤于操练，时刻准备参战杀敌。不久，他到母校邢村高等小学任教，秘密寻找党组织。

这时，邹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刚刚成立，他找到了在城里第二小学任教的中共党员冯起，诉说自己的理想抱负。冯起推荐他到邹县第二小学任教。经冯起介绍，彭建华于1932年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年底，中共邹县县委建立，彭建华被选为县委委员，负责城东东北农村工作。

作为邹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，彭建华在党组织屡遭破坏的白色恐怖之中，在县委领导下，以任教为掩护，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，积极宣传革命道理。国民党顽固派却视其为异端，借放寒假之机，将彭建华辞退。春节后，他遵照县委指示，到城山区颜母庄小学任校长，坚持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。

1933年3月，邹县县委遭到破坏，冯起也来到颜母庄小学任教。他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邹县反动当局的怀疑，他们先后辞去校长、教师职务，返回邹西。因党组织被破坏，与省委失去了联系。为寻找省委，彭建华和冯起先后几次前往曲阜、泗水秘密探访。1934年，彭建华回到邹县县城，以经营书店为掩护，继续寻找党的关系。

1935年春，彭建华和冯起等人组织二十多名党员，成立了邹县工委，彭建华任工委书记。基于严酷的斗争现实，专门研究确立了“防止破坏，保存力量，慎重发展组织，多搞一些救亡活动”的方针。是年秋，成立了“农民贷款合作社”，组织知识分子参加“读书会”，为组织武装力量进行人员和物资准备，邹县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初步形成规模。为便于深入农村开展工作，彭建华赴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。

1937年1月27日夜，因叛徒出卖，彭建华被捕，被关押在济南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，后被国民党省法院判处徒刑，押入监狱。彭建华在狱中秘密串联党员，广泛团结难友，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坚决的斗争。

1937年10月，由邹县地下党的同志作保，彭建华等人被释放出狱，并于当天下午在济南市杆石桥小学附近和省委取得了联系，重新找到了党组织。

1937年11月，根据省委指示，彭建华回到已被日寇侵占的邹县，组织武装抗日，在太平镇西里彦村建立了邹县县委，彭建华任县委书记。根据省委“脱下长衫，拿起枪杆，组织抗日武装力量”的指示，县委决定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武装。

12月中旬，为策应中共山东省领导的徂徕山起义，彭建华与冯起、步云亭在微山湖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南亢阜抗日武装起义，组建鲁南人民抗日武装游击总队，彭建华任政委，点燃了这一地区的抗日烽火。接着，游击队又在各乡组织建立了抗日保家自卫团。总队成立不久，游击总队和自卫团先后在两下店、界河等地配合川军袭击了日寇，声威大振。

1938年农历二月初七夜，数百名顽军包围了驻在南亢阜村的鲁南抗日总队队部，从四面发起进攻。驻扎在该村的一百余名游击队干部战士，因不明敌情，一时攻守难定。混入游击队的匪特乘机煽动暴乱，向我游击队战士们开枪射击。彭建华力图说服大家时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，时年28岁。

孔祥坦生于1925年，邹城市田黄镇白曲村人。1940年1月，年仅14岁的孔祥坦参加邹县县大队。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。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副营长等职，牺牲时任华野三纵二十团一营营长。入伍后参加大小战斗126次，8次负伤，立功等功一次，二、三等功多次。

在保卫邹东抗日根据地和频繁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，孔祥坦冲锋在前，英勇杀敌。一次为掩护战友转移，他独自深入敌军重围，将子弹打光后，跳悬崖脱身，被誉为邹县独立营二连的“小老虎”。

1943年，部队进攻盘踞南孙徐的张显荣部受阻。孔祥坦率领3名战士巧妙地摸进敌



楼，迫使三十余名敌人缴械投降，为部队扫清道路，全歼敌人，活捉敌首张显荣。

同年秋，为阻击国民党九十二军借入鲁之际强占我根据地，尼山独立营奉命赴桃花山阻击敌人。孔祥坦在打退敌人进攻返回时，只身钻进离敌前哨最近的一处天然洞中，同战友们一道，连续击退敌人组织的十几次冲锋，保证了主力部队围歼403高地敌部队的战前准备，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。鲁南军区传令嘉奖尼山独立营二连，并授予“桃花山反顽战斗英雄连”荣誉称号。

1944年5月，八路军一个连在云山营误入敌顽顽震震部三百余人的包围圈，时任华野三纵七师二十一团副营长的孔祥坦提出，趁敌后续部队跟上之前，先集中兵力打下东



山头制高点，才能安全突围。领导同意后，孔祥坦带领一个排，迅速攻占山头制高点，全歼守敌，俘敌30人，缴枪30支，扭转被动局面，部队安全突围。6月，他出席山东军区英雄表彰大会，被授予“山东军区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。

1947年5月，华东兵团七纵十九师向曲阜县城发起总攻。孔祥坦任二次攻城突击队队长，他挟起炸药包扑向城西门，爆破成功后率突击队攻进城内。临近北门时，敌枪手疯狂地向攻城部队射击，孔祥坦甩了一枚手榴弹，跃身扑上前去，夺过机枪向敌猛射。这一仗，突击队歼敌一百五十余人，缴获长枪一百多支，小钢炮两门。战斗结束后，山东兵团授予孔祥坦“甲等人民英雄”称号。同年秋，任华野三纵九师二十团三营营长。

1948年11月，淮海战役打响，孔祥坦奉命在徐州南线阻击敌人。14日，率全营强攻敌某团阵地，在发起冲锋时身负重伤，不幸光荣牺牲，年仅24岁。牺牲后，上级追授他“华东军区二级人民英雄勋章”。据资料记载，孔祥坦在打洛阳、占开封、攻济南、克泰安等许多著名战役中都有建树。他捉到的俘虏可编1个营，他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4个连。

在今天的邹城市烈士陵园，《文化周末》记者瞻仰了1995年清明节建成，面积90平方米的纪念馆。2011年清明节前夕，纪念馆重新布置，展出的早期邹城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先烈事迹，共有图画169幅，烈士遗物259件。

邹城市烈士陵园主任周海，向记者介绍“攻克邹城时，日军向八路军投降”展板说：“这张照片是在邹城拍摄的，全国只有这一张当年日军成建制编队投降的照片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、纪念馆、档案馆等都在用这张照片，其实出处在邹城。”

邹城市烈士陵园内，绿树拥簇，秋风习习中更加静谧而庄严。位于烈士墓区正中位置的“豪气长存”四个大字，更显得肃穆而雄浑。



街上早飘满了爆米花的香。不只小孩儿，也有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们，围站在打爆米花的摊子前，看着那一明一灭的炭火闲拉呱。等到打爆米花的人边喊“躲开了”边站起了身，小孩子早连窜带蹦地跑远了。也有胆子大的，只捂了耳朵侧身。随着“嘣”的一声放炮般响，铁丝笼子里就爆满了开透的棉朵似的，白花花的爆米花。等到香脆的爆米花吃进了嘴，一张张脸蛋也就笑开了花。

白露节气一到，天就真的凉了起来了。秋老虎似乎不再那么的威风，总是缩头缩尾的，只在中午放心不下地遛上一圈儿，没了往日的跋扈。

还用不着穿秋衣，捂春晾秋，图的就是这清爽劲儿。老曹五点半就悄悄地起了床，出了小区大门向护驾山走去。

沿着唐王湖的栈道向东走，过了拱桥和湖心岛，就是一眼的荷花了。虽说已近仲秋，莲叶还都艳艳地高擎着，也有贴了水面的，微风拂过，就有晶莹的水珠儿滚来滚去的，在朝霞中闪着亮光儿。

荷花似乎比夏天里的还艳些，或粉红，或洁白，衬着嫩绿的莲蓬芯，金黄色的花蕊儿，在一枝枝枯萎得弯了头的老莲蓬中间，更显得热热闹闹。

蒲草依旧地高挺着，你挨我挤着与莲叶们争地儿。竟有野鸭悄没声息地钻出来，贴了水面往前飞，又“噗”地一下入了水，不一会儿就在远远的地方露出了头，伸了脖子抖抖身上的水，优哉游哉地逛着，就有连漪在水面荡开去，扰得鱼儿蹦上跳下地忙活。南岸边的芦苇，一丛丛地举着白绒绒的荻花儿，旗帜般地摇摆着，偶尔会有一二燕子或麻雀停下来，试了试不像歇脚的稳地儿，又相互招呼了，抖抖翅膀，“叽叽喳喳”地飞走了。北岸的柳树上，还不时地有寒蝉叫着，“吱吱啦啦”地哼出一两声短音儿来，再没有夏日引吭高歌的底气了。

走到湖上游的小石桥，老曹照例折了身子，沿着石桥向南走。该上山了，护驾山顶新修的亭子在霞光中泛着连港的光，正老朋友似地招呼着他。

不走上山栈道，老曹沿着曲曲折折的柏油路向前走。胜地回銮的入口处，几棵构树上熟透了红果子，有的一摊红泥似的落在了地上。广场水池里的蝎子草，也都开着黄艳艳的花。丛丛绿草的叶尖上，晶莹剔透的露珠儿还都没有落下来。

老曹在一丛野地黄边蹲下来，轻轻地弹掉几片肥厚叶片上的露水，试着拔起了一棵，土黄肥硕的根茎吸引着他。小时候下地蹲草放羊饿了，就和小伙伴玩儿玩地黄。地黄筒状细长的花瓣里，总有几滴花蜜深藏在花蕊里，甜甜腻腻的，还有股儿清香味。用双手拍软了叶子，贴在额头上，凉丝丝的爽。地黄根就像没长成的小地瓜，面面的，有点甜，也有点苦，很压饿儿。

老曹拔出的地黄根，在草丛的露珠上荡了荡泥土，又用手擦净了草屑泥水，伸到嘴里嚼了嚼，就有苦涩的汁儿入了喉。吃不着小时候的香甜味儿了，老曹就扔了地黄，站起身走到胜地回銮唐王和他的高头大马前，摸了摸凉冰冰、湿漉漉的大理石马蹄子，转身向着护驾山顶走去。

山顶的亭子边有不少人了，都眼熟面花的。老曹给几个熟悉的面孔点头打了声招呼，就登上了那块高大的平台石台上。席地而坐，老曹惬意地迎着初升的太阳向东望去，蓝天深远，白云悠悠，不时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，叽叽喳喳地向远方飞去。山下雾霭茫茫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竟似从林葱茏中，在万道霞光中蛮精神地耸立着。拍了拍鞋子，裤角的露水和草渣，老曹猛地一跳站起了身，浑身清清爽爽地舒服，胸中竟有一股豪气，不由自主地冲出来。

老曹就用双手挽成了喇叭状，朝着远方吼：“哎——哎——哎——哎——”

白露一到，坡里的玉米渐次成熟，青纱帐里就忙碌了掰玉米棒子的人。

秸秆和又宽又长的叶子，有些泛了黄，可远远地看，满地都还绿着呢。玉米棒子却等不透似地熟透了，一个个牛角般的支棱着。原来的或粉或黄，晶莹剔透的玉米须也都打了卷，染坏了发地的枯黑着。也有玉米棒子钻出皮儿的，裸露着黄灿灿的穗粒儿。

秸秆晃悠悠，也能听见人走过玉米叶子的啦啦声，或是掰玉米的咔嚓声，却看不见掰玉米棒子的人。别急，用一会儿，就有那掰满了袋子或箩筐的人，满身露水地钻出来，看看已经爬上东山头的红太阳；或是抬头望一下蓝天白云，瞥一眼不远的沟沟挂满了红色果子的老枣树；或是蹲在地上歇歇脚，听鸟雀们你呼我唤地叽喳，又舒好了似地扑棱一片飞走了。

也会思谋些砍玉米秸，耕地，整畦，种麦子的事。虽说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，可也有谚语说“白露种高山，秋分种河湾”“白露过后早下种，不怕麦穗不盖垅”。人勤地不懒，还是要早早耕地整畦啊。

地头的电动三轮车，或手扶拖拉机上，已渐渐装满了饱满的棒儿，一趟趟地运回家，堆放在院子里。地里收完了，就等着不紧不慢地剥玉米了。

剥掉的老皮只能当柴烧，里面的嫩皮却能当草绳，捆韭菜、绑豆角，或等下了霜后捆扎白菜长芯儿。也有心灵手巧的，用它编筐子、做提篮。小孩子满棒子堆上扒叉着翻找青玉米，一个个地剥了皮，细心地摘净了玉米须，抠出几粒放在嘴里嚼几下，把一股甜糯的香润吞进肚子里，让乳白的汁液溢出小嘴来。这玉米嫩得很，等会儿能让妈妈煮吃了。

妈妈们把嫩玉米棒子给孩子们煮着吃，稍老些的就带着青皮放在柴火灰里烧了吃，也能拧了粒儿抓上一把熬糊涂。等几天，玉米棒子干透了，就脱上半袋子玉米粒儿磨成粉，再掺了麦粃子、鲜豆腐，放上把嫩菠菜或是老南瓜，慢慢地熬上一锅粥，一家人一人盛上一大碗，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

有时村子里也会来上吃吆喝着打爆米花的人，小孩子就管不住馋嘴了。央求了爸妈要上一块两块钱，用不锈钢盆盛了金灿灿的玉米粒，拿了盛爆米花的簸箕，或大些的塑料筐，撒了欢地向街上跑。

街上早飘满了爆米花的香。不只小孩儿，也有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们，围站在打爆米花的摊子前，看着那一明一灭的炭火闲拉呱。等到打爆米花的人边喊“躲开了”边站起了身，小孩子早连窜带蹦地跑远了。也有胆子大的，只捂了耳朵侧身。随着“嘣”的一声放炮般响，铁丝笼子里就爆满了开透的棉朵似的，白花花的爆米花。等到香脆的爆米花吃进了嘴，一张张脸蛋也就笑开了花。

大人们也跟着笑起来。白露一到，开始忙秋了。忙归忙，毕竟是收获的季节，开心着呢。

## 白露，我们遇见的风景

唐广申

中国节气



处暑过后的济宁，秋高气爽，有了一丝凉意。2021年8月25日，《文化周末》“沿着红色足迹前行”栏目记者来到邹城市烈士陵园。



这座陵园始建于1955年，1993年迁至北兴路现址，是济宁市、邹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济宁市双拥共建教育基地；2015年3月，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省级烈士纪念馆保护设施。

进入陵园大门，烈士纪念碑耸立在百余阶梯之上。步行约十分钟，来到纪念碑下。碑型为民族传统风格，碑高23.4米，正面有宋平同志题写的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8个鎏金大字，碑阴镌刻着碑文。碑身底座四面汉白玉浮雕，分别是“党组织建立”“武装抗日”“全民支前”和“解放邹城”。

“党组织建立”讲述着邹城光荣的革命传统。邹城是山东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。1932年7月，中共邹县支部成立，同年12月，邹县委员会成立，岳春霖任书记，冯起任组织委员，李熹任宣传委员，彭建华任委员。

“全民支前”描述的是1948年10月淮海战役打响，邹县组织了2000人的担架队和1000多人的运输队，在战场上随军转战，流血流汗，历时76天辗转千里完成了伤员、粮食和弹药的转运。邹县第7区担架队被淮海战役支前总指挥部授予“支前钢铁第一连”荣誉称号。

纪念碑两侧，各有一座长18.6米、高3米的烈士纪念馆，镌刻1584位烈士名字。纪念馆上的《邹城烈士铭》描绘了古老的邹鲁文明、磅礴的革命斗争史和先烈英勇精神：“邹鲁渊源，洙泗流长。君子之国，礼仪之邦。民风至醇，仁义为尚。文公舍命，漆女忧亡。郁鉴守峰，刘宝拓疆。长河滔滔，前波后浪。建党维初，雨飘风狂。白色恐怖，笼罩城疆。南



亢起义，弃犁荷枪。转战邹东，立基田黄。小山征战，抗日救亡。两克邹城，人民解放。抗美援朝，跨江击强。对越自卫，寸土不让。代代英烈，前仆后继。为国为民，捐躯疆场。舍生取义，大行德广。碧血丹心，豪情跌宕。英雄忠骨，戈壁行行。鲜花簇拥，青松依傍。丰碑高峙，功业显彰。永垂不朽，丹书一行”。

从纪念碑顶端，顺着侧而下，沿途经过4000多平方米的烈士墓区。这里安葬烈士1181名，其中抗日战争时期360名，解放战争时期645名，和平建设时期176名，著名烈士有彭建华、孔祥坦、张庆梅等，彭建华与冯起、步云亭被后人称作“邹西三杰”。

彭建华是邹县张家村（今邹城市平阳寺镇张家村）人，191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八岁入本村小学读书，后考入邢村高级小学堂。他勤奋好学，成绩优异；为人正直，见义勇为；性情乐观，口才极佳。师友们都很欣赏他。

高小毕业后，彭建华考入曲阜明德中学，期间深受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思想的影响。1927年初毕业后，他回到家乡，向当地群众宣传新思想。同年冬，在邹县农协的领导下，他参与创建了本乡农协分会，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。

1930年，彭建华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，并于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和进步同学一起，走上街头，发表抗日演讲。1932年因组织学运反对学生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被反动学校当局以“激进”罪名勒令退学回到家乡。这时革命正处于低潮，整个邹西地区天低云黯，满目疮痍。彭建华退学后又遗失了党组织关系，这使他的心情非常苦闷。

彭建华的母亲是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人，颇有见识。她鼓励儿子先保国后尽孝，为支持彭建华抗日，卖了十几亩地，托人买了1把大刀、1支长枪，彭建华爱不释手，勤于操练，时刻准备参战杀敌。不久，他到母校邢村高等小学任教，秘密寻找党组织。

这时，邹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刚刚成立，他找到了在城里第二小学任教的中共党员冯起，诉说自己的理想抱负。冯起推荐他到邹县第二小学任教。经冯起介绍，彭建华于1932年冬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年底，中共邹县县委建立，彭建华被选为县委委员，负责城东东北农村工作。

作为邹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，彭建华在党组织屡遭破坏的白色恐怖之中，在县委领导下，以任教为掩护，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，积极宣传革命道理。国民党顽固派却视其为异端，借放寒假之机，将彭建华辞退。春节后，他遵照县委指示，到城山区颜母庄小学任校长，坚持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。



山上早飘满了爆米花的香。不只小孩儿，也有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们，围站在打爆米花的摊子前，看着那一明一灭的炭火闲拉呱。等到打爆米花的人边喊“躲开了”边站起了身，小孩子早连窜带蹦地跑远了。也有胆子大的，只捂了耳朵侧身。随着“嘣”的一声放炮般响，铁丝笼子里就爆满了开透的棉朵似的，白花花的爆米花。等到香脆的爆米花吃进了嘴，一张张脸蛋也就笑开了花。